

蕭 伯 納 的 研 究

張 夢 麟

(一)十九世紀的英國思潮一般

(二)英國近代劇概觀

(三)蕭伯納的身世

(四)蕭伯納的劇作

(五)蕭伯納的思想

(六)人與超人

(七)蕭伯納的人生觀

(八)蕭伯納的戀愛觀

(九)緒論

(一)十九世紀的英國思潮一般

從一九〇一年起，至一九二五年止，這二十五年間，可以說是英國文學的疑問時代(The Age of Interrogation)。在這個期間中，只要是有名的文學家，所作的有價值的作品，其中總含得有一二疑問：疑問文物，疑問制度，疑問宗教，疑問政治，疑問男女的關係，疑問藝術的形式。而在這許多作家中，以最犀利之筆，開英文學疑問時代的先河的，常然要算蕭伯納翁了。他以驚人的勇氣，和洞察力，以大胆的諷刺和機智攻擊舊迷信——宗教，同時也以同樣的盛氣，攻擊新迷信——科學。他並不是反對宗教，也不是反對科學。只是在他看來，「一切學理，除非由各個信者，親自去檢計過，意識地受納之外，都是迷信。」(Every dogma is a superstition unless it has been personally examined and consciously accepted by the individual believer.) 因此，詢問 (question)! 檢計 (examine)! 實驗 (test)! ——這三者，成了他的信條，他的口號。疑問時代中，其他的文學者，只疑問一二個事物或者一兩件

制度。可是蕭伯納便疑問了一切文明，一切文化。在他的三十七篇劇作裏，他攻擊了經濟家，藝術家，教育家，宗教家，政治家，軍人，愛國者，醫生，甚至他自己。他的作品，不單只開國內疑問精神的先河，而且也啓發其他各國民，發生疑問的勇氣。以前曾育於舊式教養的人，談到宗教，道德，家庭，就肅然起敬的，此刻讀了蕭氏的 *Major Barbara*，也和劇中人 *Undershaft* 同感。*Undershaft* 在劇中末一幕，曾說：「現時世界的錯誤，就在這一點：牠會把老廢了的蒸氣機，發電機等收拾起來，却不會把老舊了的偏見，老廢了的道德，老廢了的宗教，政治制度等收拾起去。」（原文略）——這便是蕭伯納對現代文明的態度。

要知道蕭伯納的思想，自然要得知道他所處的時代。英國文學上的這個「疑問時代」，並不是偶然的發生，孤立的現象。牠和前一時，代有歷史的關係，有必然的連絡。疑問時代的精神，我們在蕭伯納的作品中，思想上，即可看得來，因為他是疑問精神的先驅，是這個精神的代表。但是發生這個疑問時代的前一時代的思想，却有簡單地說明的必要。以下先就十九世紀末葉的英國思潮略說一說。

一般文學史家及文學批評家，都稱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叫維克多利時代（*Victorian Age*）。這個稱呼，並不是指維克多利女王在位的時代而言。乃是指當時的一種時代精神——一般叫做 *Victorianism* 的時代精神的名辭。那麼，所謂 *Victorianism* 是什麼一個時代精神呢？照 *A. C. Wawd* 氏所說，*Victorianism*，至少有兩個特點，足以使牠自成一個時代精神，而與其他時代相區別。

第一個特徵，便是維克多利時代的人，無條件地服從專門家的支配（*The unquestioning submission to the reign of the expert*）。他們在宗教上，政治上，家庭生活上，文學上，都是以大家，權威者的所說為定準。他們並不管所說的是否正統思想，或者異端邪說，只要那一邊說得好聽一點，就受納那一方面。決不自家去加以檢討，只是信人，信權威。有些人就信聖書上的創世紀所說，但是有些人就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。因此，這個時代的特徵，並不在牠有一個統一的思想，肯定地為衆人所信，乃在衆人無不對於什麼思想，都取這種肯定的，信賴的態度。無論男女，都深信權威者說

的話是對的，不信任自己的檢討，只信專門者的意見。其結果，就成爲只收受皮相的價值，不加以一點兒批評，一點兒疑問，維克多利時代的信仰和道德，皮相上也許沒有什麼缺點，可是因爲信者沒有經過親自的檢討，自己的體驗，所以就成爲一種浮而不實的精神裝飾品，在人們的心中沒有根深蒂固的勢力。大多數的，維克多利時代的人，也常感到這一點。但是他們的態度，依然不去加以疑問爲什麼會如此，只是天天懼怕自己『失掉信仰』(losing their faith) Rose Macaulay 女史的小說“Told by an Idiot”中，有一段，就把當時人們的態度，給我們說出來了。她書中說：『有一夜，隔聖誕節已不久了……簡言之，就是一八七九年……加爾定太太從她丈夫的書齋，飛跑似的跑到應接室裏來，對着她的六個孩子說：「孩子們，我告訴你們一件事：可憐的父親，又失掉他的信仰了。」』當時的人們，大多數就像加爾定先生一樣，不去檢察原由，只一時怕失掉聽來的信仰。——這就是他們的懷疑態度。一代的詩宗田尼慈，看見這種情形，便握着權威之筆，作了一首詩有幾句是：——

“There lives more faith in honest doubt,

Believe me, than in half the creeds.”

(大意：誠懇的懷疑，較之只信一半，還要更多有信仰心)

好了，專門大家說了話了，於是懷疑者也就不怕了。當時權威者的力量，對於一般人們，便是這麼地有絕大的勢力，受絕大的信託。

第二個特徵，是維克多利時代的人，深信十九世紀的文物制度——無論精神上的，物質上的——是永劫不變的東西。在維克多利時代的人們看來，他們所建築的文明，就好像一個築於決不動搖的基礎上，永遠地存在着的家似的。他們的一切所作所爲，都是想存之久遠。家庭，國家，宗教，政體等等，都是已達到完善無缺的地步，可以永遠存在，無須改動，無須變更。他們想不到一切文物制度，會有改革的時候，他們也不容有所改革。自然，在這個時代裏，也有一二反抗者出現，想起來改造一下。可是仔細地研究起來，這些反抗者的態度，恐怕較之不反抗的人們，還要十足地表出維克多利時代的時代精神。因爲他們只要能改造一二小去處，便很可安然地永住在這個維

克多利式的房子中了。就拿莫利斯 (W. Morris) 來說。他是英國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者，改造論者。但是他所想改造的，只是家具要用中世紀的古董貨，室內裝飾，要用古代的美術。以他那樣強烈的反抗，仍然沒有想到要把這個房子折了來另外造過，更沒有想到這種脆弱的房子，不能作為人類永遠的住居。

世界是流動的，文明是進步的。十九世紀英國者這種人生觀，到了二十世紀初頭，也就生出反動的思潮來了。他們把人生，認為是一所房子，可以永遠居住，可是在二十世紀的人看來，已如威爾斯 (H. G. Wells) 所說：世界已不是一所房子，只是一塊建造房子的土地。維克多利時代的這種一成不變的思想，這種崇拜偶像的觀念，在九十年代，已惹起一部分的反動，造成所謂 Decadents，產生為藝術的藝術 (Art for art's sake)。可是 Victorianism 終於戰勝了 Decadent 派。是到了新世紀的初頭，新出現了一羣作家，抱著強烈的懷疑態度，打破偶像，打破舊制度，Victorianism 的精神，才消滅無遺，而疑問時代才開始了。

(二) 英國近代劇概觀

造成疑問時代的作家，有許多已出現於十八百九十年代。但是他們並沒有受 Decadent 派的傳染，沒有受「為藝術的藝術」的影響。他們反抗維克多利主義，同時也反抗 Decadent。為這個藝術運動的先驅者，自然是蕭伯納。他的主張和思想，最初雖也表現於三四種小說上，可是他一生中宣傳的工具，大部分乃在戲曲方面。他博到世界作家的名聲，也是因戲曲的成功。因此，考查他們思想和哲學，大概都是求之於他的戲曲作品，本篇自然也不是例外。可是，百年來，無聲無臭的英國劇壇，忽然產生了這樣天才的大家，不能不是一個驚異。因此，要了解蕭伯納戲曲的成功，得先知道一點英國近代劇的發展。

自從一世的天才蕭士比亞死後，英國的劇作界，便從此萎靡下去，兩百年間，一蹶不振。十七世紀中，雖然出現了 Congreve，十八世紀中，雖然也有 Sheridan，和 Goldsmith 那樣的作者，可是英國戲劇，再也不能恢復依利沙白時代的那種盛況了。